

繪圖二十三續彭公案

江都阮貽
先生編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繪圖二十三續彭公案

上大東門內東唐家街文匯
海新北門內城根路江東
書局發兌

繪圖新編第二十三續彭公案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彭大帥行轅去印 劉公子忍痛傷懷 第二回 惊母命夫婦啟程 宿旅店書生遇險

第三回 三多鎮英雄仗義 魁元棧俠士鋤奸 第四回 除暴党立藏羣寇 述履歷全訂知音

第五回 劉公子義識豪傑 柳俠士傾慕書生 第六回 奮功名巧措說辭 感義氣欣然就道

第七回 懸賞格有心用智 尋報復更恃凶頑 第八回 虞城縣彭公初誌 劍峰山焦亮截敵

第九回 眾英雄大戰賊寇 兩鄉民謁見彭公 第十回 逛廟宇巧獲機緣 晤高僧善談因果

第十回 眾英雄大戰賊寇 龍獅相戲暗展神通 第十一回 中机関英雄喪胆 展法力長老垂慈

第十一回 俠義私行徒嗟勇奮 起旋風冤魂引路 第十二回 甯陵縣欽差駐節 耶家園怨鬼訴冤

第十二回 感厚德俠士歸營 認戚誼園主銷魂 第十三回 審細情彭公用智 述真相蠹子惊心

第十三回 詢家事門丁話舊 定後計淫婦関心 第十四回 翻舊案究問前情 恃强權惡奴欺主

第十四回 洩仇恨陰魂托兆 審供辭惡婦巧辯 第十五回 訊口供嚴刑拷問 伸國法判決奸淫

第十五回 刺表兄賊子欺心 范守備稟述情由 第十六回 盤蛇山密謀造叛 眾賊寇設計喬裝

第十六回 彭欽差追念前事 辱縣主責打差役 第十七回 備程儀知縣受逼 謁欽差彭帥惊心

第十七回 扮王子詐取資財 惡秦明假計脫身 第十八回 假欽差潛逃歸寨 兩義士奉命訪蹤

第十八回 彭大帥有心試探 述來歷俠士探捕 第十九回 仗義憤代抱不平 訪徐宅私聽密語

第十九回 救書生老人談轍 東方鑄濟困扶危 第二十回 賊子欺心全遭報 論豪俠共話衷腸

第二十回 徐碧蓮憤圖自盡 閨喜酒畢露真言 第二十一回 賊子欺心全遭報 英雄作事終始全

第二十一回 乘佳期探明真相 韓秀麟投宿村庄 第二十二回 訴往事李福興情 逐妖魔韓義士馳

第二十二回 東方鑄議籌善後 眾庄丁火焚惡怪 第二十三回 說利害力除後患 見妖物頓解群疑

第二十三回 猛英雄正氣降妖 說太義正言拒色 第二十四回 韓義士力戰情魔 白骨妖幻身作祟

第二十四回 幻美女暗賣風流 挾義憤英雄告別 第二十五回 說情由表明心跡 見少婦重惹猜疑

卷二

卷三

卷四

范國璋

史述檢

彭公

清虛子

于仲周

胡慶華

劉芳

李福興



邱雲

秦明

周錦

吳雙

方濤

楊滔

焦亮

胡虔



繪圖新編第二十三續彭公案卷一

江都阮貽孫編述

第一回 彭大帥行轅丟印

劉公子忍痛傷懷

詩曰 片石滄浪水濁流 夕陽流水兩悠悠 讀看郊野閑居客 日詒桑榆夜讀書

上集書說到彭公剿滅龍門山的賊寇已將大軍駐紮在靈城所有隨征的將士都已一一記了功勞專候皇上旨意定奪那知過了兩日這天彭公忽接山西巡撫林建章來了一封公文上面說是由大帥起節後本省盜匪又復猖獗刻下搶盜案層見叠出輕則掠取財物重則傷害人命幾使居民日夜不安現在雖已奏報進京尚不知朝廷如何下旨究竟派何人領兵征剿彭公才看到這裡登時心裡又愁悶起來暗想這班賊寇真是可惱本帥已出兵几次怎麼至今依舊剿滅不盡想本帥前次征服摩天嶺那時山西全省都算平定為什麼今日又有賊匪起事大約餘孽未清以致萌芽又發這便怎麼處此刻林巡撫既已奏報光景不日聖旨一下少不得本帥又要辛苦一遭了彭公一面想着再朝下看并無別話無非探問連日的軍情到底龍門山是否平定彭公此時也無心細看隨即備了回文吩咐彭興拿去用印原來彭公身邊本有两个心腹家丁一是彭興一是彭旺這两个人已經服侍他多年彭公平日十分相信所以每次出征都將他們帶在行營以便早晚呼喚就令彭興掌管印信彭旺收發來往公文這兩件事都是緊要的責任兩人各執一行其餘的一切雜事另有親隨伺候并不要他們多勞閑話休提當時彭興聽得大人吩咐用印自然不敢怠慢隨即拿了這張回文來到後面那知走進印房一看只剩了一隻空印箱那顆帥印已不知去向彭興吃驚不小連忙又喊了彭旺两个人四下裡尋找那裡有個影信此時彭興真急得跌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彭旺也發急道怎好怎好這件事真是蹊蹺自從大人到此算來已有多時這顆印信向來放在這裡也不曾有人摸過一下子怎麼無緣無故難道就會飛去麼況且龍門山的賊寇才平也未必再有大胆的強盜敢來偷盜印信這事真有些令人不解呢但現在事已如此印信已明明失落興哥兒急也無益還是早點想个法兒咱仨你快去見大人報信才好可憐彭興喘了口氣方說道你這話雖說得有理叫咱怎麼好去稟報還怕多分是強盜偷去呢這個瘟賊真是咱的追命鬼了說着已撲簌簌的流下淚來彭旺更真看着急連說興哥千萬不

可如此好在大人身邊。能人甚多。即便被什麼賊人盜去。料他們自能尋出下落。況你也服侍大人多年。平日小心謹慎。從沒有一點過失。這是大人知道的。難道今日為這印信。就能治你罪名不成。依小弟看來。還是早去稟報為妙。兩人正說話間。外面彭公已等得着急。又派人進來催促。只見一個衛兵。匆匆跑來。向着彭興說道。老管家怎麼到此時還不出去。大人問你印可曾蓋好呢。請你老休諒些寬。莫叫咱們再來跑腿了。說罷轉身就走。此時彭興明知事情危急。料想這件事斷難隱瞞。若說不見主人。也不得開交。俗語有句話。醜媳婦免不得要見公婆。自己思前想後。無可如何。只得央求彭旺兩個人一齊趕到前面。來見彭公覆命。今且按下慢提。後文自有交代。再說那山東省城陽谷縣地方。離城五里外劉家村。有一位尚書劉志宏。本是康熙時代一位清官。也與彭公是莫逆之交。這年因回鄉祭祖。沿途感受風寒。不幸一病身亡。遺下一位公子。名喚劉銘。表字叔清。娶妻尹氏。平日十分賢淑。自從劉尚書棄世。劉銘夫妻兩人。事奉老夫人。安心在家守孝。並且主持家政。井井有條。不愧詩書門第。禮樂人家。那知道不公大數有定。不上一年。老夫人又一命歸西。可憐劉銘夫妻。痛哭一場。自然照樣辦理喪事。殯殮安葬。一概從豐。這也不必贅述。後來彭公奉旨出京剿匪。那時劉銘本想前去投奔。藉此求取功名。却被夫人尹氏再三阻攔。總說母喪服制未滿。又因公子是個文弱書生。雖有蓋世才華。怎奈不習武備。終有許多不便。劉銘經他一番勸說。因此未肯啟程。光陰易逝。不覺又是兩年。這天劉銘夫妻兩人。正在村口閑逛。賞玩那些郊外的景緻。陡見家人劉福。拿着一封書信。匆匆跑來。劉銘甚是詫異。忙問此信是那裡寄來。劉福回道。這是京裡的來信。方才有個脚夫送來。小人因見信面上寫得緊急。所以不敢怠慢。送給少太爺過目。劉銘聽了這話。心裡更覺驚疑。忙將來信拆開一看。只見上寫道。

叔清賢壻如見。自汝夫婦歸甯。倏忽兩載。至今未能一面。恨甚。不料汝家連年多故。椿萱並謝。哀痛何如。幸爾父頗有遺產。將來生活。足可支持。惟望爾夫婦善自珍攝。撐持門戶。以繼先人之志。以慰宗祖之靈。至爾才幹。不患無上進之期。他日鵬程正未可限。凡我戚黨。莫不與榮幸焉。我年老矣。我病且無救矣。茲已風燭搖搖。危在旦夕。恐不日將與爾父母相見于九泉矣。爾婦年幼。惟爾善視之。來日方長。諸維自重。臨穎悵悵。書不盡言。

當下公子劉銘把這封來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心裡好生難受。忙向懷裡一揣。臉上不由的紅一陣白一陣的說不出無限傷心。旁邊尹氏早已留神。一見丈夫這樣情形。明知其中定有蹊蹺。忍不住上前問道。相公為何這等模樣。莫非我母親有什麼變故不成。劉銘被他一問。只是張口結舌。更加有話說不出來。這邊家人劉福又揀口道。老爺有話儘可寔說。自家夫妻們有什麼吞吞吐吐呢。劉銘喝道。誰要你多管閑事。還不速速退去。劉福被公子一聲喝退。再也不敢多言。正是酒逢得意情偏足。事到如心興倍濃。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惊母病夫婦啟程

宿旅店書生過險

詩曰 朝夕雲霞為伴侶 閑來麋鹿共遨遊 羨他詩酒江湖客 歲月優游几度秋

話說劉福被公子喝退。立在一旁。不敢多言。尹氏一見這樣情形。越加心裡疑惑。不住向公子追問情由。怎奈劉銘聽他再三催逼。始終不肯寔說。尹氏暗這光景。不由的發急道。相公休要只顧隱瞞。方才劉福送來這封信。妾身早已明白。既是由京中寄來。除我母親而外。更有何人。想你素來通達事理。可知凡事總須體貼人情。萬不可偏執己見。今日妾身有句話不能不說。相公第一不能使我抱恨終身。那時妾身却含怨無窮了。此刻劉銘聽了妻子這番說項。寔在是至情至理。明知終久瞞不過去。只得向尹氏嗚咽說道。夫人休要見怪。這是拙夫的兒女情長。並無他意。還望夫人各事原諒才好。說着。便在懷中掏出那封來信。遞給尹氏過目。尹氏用手接過。才展開看了几句。早已雙淚直流。等到一封信看完。只聽他哎呀一聲。身子向後一仰。已是口角流涎。不省人事。劉銘唬的慌了手脚。忙令劉福幫全扶起。先用薑湯灌醒。然後攙扶他回去。可憐尹氏哭得如淚人兒一般。劉銘只得再三勸慰。並說夫人此時哭也無益。不如趕緊收拾齊備。待明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赴京便了。況且事不宜遲。或者趕到京師。能與你母親得會一面。亦未可知。尹氏聽丈夫這等說法。方才收淚止住悲聲。當晚夫妻議定。到了次日清晨。果然尹氏已收拾調停。劉銘就將家事托付老管家照看。又看劉福跟隨。以便沿途照料。各事安排已畢。夫妻這才起身上路。直向京師大道而來。少不得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就此兼程趕赴。那知劉銘時運不齊。偏偏行到中途。陡然又生起病來。可憐尹氏急的無法可施。俗說盡忠不能盡孝。只得尋个村庄安心住下。服侍丈夫的病。等到劉銘精神復原。再

行趕到京師。怎奈尹氏的母親已經歸西多時了。夫妻們只有痛哭一場。勉強過了几日。主僕三人重行收拾進京。這天行到三多鎮地方。天色已經不早。劉銘深恐夜晚不便行路。便叫劉福先在鎮上尋找一家客寓。預備暫宿一宵。明早再行啟程。本來這三多鎮。乃是南北通衢的大道。離京師只有三百餘里。鎮上舖戶雖是不多。因為行人來往甚眾。所以各項買賣俱全。生意倒十分興旺。當時劉銘主僕三人走進客店。早有伙計過來安頓行李。劉銘抬頭一看。只見那屋角上掛着一塊招牌。上寫着魁元棧三個金字。再看迎面粉壁牆上。也有兩行大字。寫的是家常便飯。安寓客商。劉銘看了一眼。才知這魁元棧。是個飯店客寓。但見裡面的房屋却是不少。到後共有四進。一順都是五間。並且收拾的甚是整齊。地方也很覺寬展。劉銘因吩咐店伙計。就在第四進上揀了東首一個房間。夫妻一全進房坐下。不多時。伙計又送上面水。問長問短。十分殷勤。劉銘見他說話客氣。心裡也覺歡喜。當晚夫妻用了晚膳。因為日間行路辛苦。便叫劉福先去睡覺。不必在此伺候。自己全尹氏也就打點安身。那知睡到二更之際。陡聽房外有腳步聲響。並且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只是叭叭咕咕。聽不清楚。劉銘心裡好生詫異。暗想這般夜靜。不知他們要幹甚麼勾當。正在側耳凝神。就聽內中有一個低低說道。老四呀。此刻天已不早。只怕那兩個肥羊都已睡着了。停會兒咱們就去報信。好讓他們早些來動手罷。說到這裡。後面的聲音便格外低了。此時劉銘早有几分明白。一聽他們說出肥羊兩字。就知這裡定是個黑店。心裡却吃惊不小。連忙推醒了尹氏。就將方才的情形悄悄說知。可憐尹氏在睡夢中惊醒。陡然聽了這話。真唬得魄散魂飛。無奈自己又不敢高聲。幸虧房裡的燈火早已吹滅。還算有點躲藏。夫妻們只是扯着手兒戰戰兢兢的亂抖。這個當兒。又聽門外有人低說道。王三哥。你真真發怒了。想這兩個肥羊。大約那話兒定帶的不少。咱們何苦再給他們去送信。落得送上門的買賣。可算咱們已經到手。正好受用受用。好在咱們有現成的鋼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如乘此就將他們一刀一個。早些了賬。咱們二一添作五。兩下均分。就此遠走高飛。何等不好。有得在此受他們的閑氣。你道如何。劉銘夫妻聽他們這樣議論。更是胆戰心惊。情知今日性命難保。斷斷沒有救星。可憐兩人只得閉着眼睛等死。果然功夫不大。就聽那兩個賊人躡着腳步。一先一後的進來。劉銘唬的真是抖戰。便一手攙着尹氏。兩人把身子向後一縮。也只好躲一時。算一時。那知這個

當兒忽聽撲通一聲。好似前面的一个。陡然栽倒。接着又是一聲响。曉分明那一个也栽倒下來。劉銘此時好生惊。說連尹氏也吃了一惊。不知是甚情由。正想叫喊。只見迎面火種一亮。由門外躡進一个大漢。手執一口明晃晃的鋼刀。另有一種威武惊人。看官須知劉銘雖是个文弱書生。只因他學費天人。博通今古。所以平日辦事。強幹精明。識見頗為高遠。此刻一見來人。這等模樣。心裡早猜着几分。就知此人斷不是歹人的行徑。定是一位仗義英雄。當下連忙翻身下床。先掌起燈火。再一細看。只見那人果然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眉宇間帶着殺氣。劉銘此時更加起敬。不由的暗暗稱羨。一面低問道。不知尊兄高姓大名。貴府何處。今日何以知小弟有難。前來相救。敢請一一示明。那人也低低回道。此地非講話之所。且請賢夫婦善自保重。小弟還有件要事。去去就來。停會兒再行暢叙。不遲。說罷。掉轉身軀。飛奔前面去了。劉銘見他這樣舉動。一時更摸不着頭腦。沒奈何只得令妻子尹氏安心坐守。等候他的回信。正是 俠士行藏難揣度 英雄作事更惊人 畢竟來人究竟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三多鎮英雄仗義

魁元棧俠士鋤奸

詩曰 奸計由來無正用 忠誠自應結良緣 茫茫苦海無邊岸 早識回頭便是仙

話說劉銘因見來人氣宇軒昂。心裡好生敬服。連忙起身請教姓名。為想那人并不曾說出來歷。就此掉轉身軀。直向前面飛奔而去。劉銘此時又惊又喜。無奈更深夜靜。自己身在虎穴之中。恐防賊人知道。所以一句也不敢聲張。只得招呼妻子尹氏。悄悄穿好衣服。两个人安心靜守。等候他的回信。書中交代來的這位英雄。姓柳。單名一个春。字表字伯琴。原籍山東蓬萊縣人氏。自幼父母雙亡。並無兄弟姊妹。因他生平專好習武。終日使槍弄棒。不愛斯文。到了二十歲上。自己便立志游蕩江湖。到處尋師訪友。後來竟遇着一位名師。道號清虛子。傳授他一身武藝。什麼金鐘罩。鉄布衫的功夫。色色俱全。也虧他盡心習練。精益求精。不上數年。居然練得水火不侵。刀槍不入。果然本領十分高強。那時柳春武藝學成。心裡好不歡喜。却好清虛子要往海外雲游。臨行時曾向柳春叮囑一番。無非勸他各事謹慎。不可自恃本領。將來必須替皇家出力。博个後世英名。方不愧堂堂七尺之軀。柳春自然連連遵命。當時辭了師父。回到蓬萊。自己就在本城招集了几个門徒。傳授他們各種武藝。頗覺安閑自在。地方上人。因他秉性爽

直平時專好代管不平。因此送了他個綽號叫做忠義俠。所有附近各處無不聞名。這天合當奉巧。柳春因往京都有事。剛剛行到三多鎮地方。天色已經傍晚。柳春一想。不如在此暫宿一宵。明日再走不遲。自己划算已定。就此信步向鎮上走來。正行到魁元棧門首。猛抬頭却見柜上坐看個大漢。生得濃眉大眼。黑炭似的面皮。滿頭的黃髮。相貌十分亮惡。裡面又坐看個女子。形似夜叉。一般兩道掃帚眉。一雙淡如眼。面貌更覺駭人。柳春看了一眼。就知這一男一女。定不是個好人。當時並不曾走進店門。反向後退了几步。閃到那僻靜地方。再向那左右鄰舍。細細探問。方知這大漢。就是本店的店東。名喚陳瀛。綽號叫捲毛虎。那個醜婦人。便是他的妻子。閻氏。原來這陳瀛。本是三多鎮一個著名的地痞。平日欺壓善良。無惡不作。後來被他重利盤剥。很積聚了几文。就任本鎮開了這并飯舖。子代做客寓的生意。表面却拿魁元棧三个字。來做護身符。好像是安分的商民。其實內裡並不靠着生意吃飯。平日窩藏盜匪。抽頭聚賭。無所不為。什麼圖財害命。放火殺人。都是他的買賣。但照這樣說來。那些地方官員。盡都是聾子瞎子。不成。怎麼個個都不聞不見。呢咳。這句話真是不錯。看官們問到這裡。連小子也不忍下筆了。可知道前清時代。那些各直省督撫大員。封疆大吏。內中無非滿洲旗籍居多。來歷都不在小處。平日翎頂煌煌。作威作福。只知道賣官鬻爵。受賄貪贓。到處搜括資財。說什麼民生國計。其餘位卑職小的人員。也不過是些酒囊飯袋。毫無什麼大用。確是文官個個要錢。武官人人惜命。幸虧康熙年間。這位老佛爺。還算英明之主。大約當時除了彭公。以及大學士張廷玉。張玉書等人。稱得起國家的柱石。還可知道百姓的疾苦。其餘也真真選不出什麼良將忠臣了。即便內中有一二個好官。也未必能管遍天下。因有這種種情由。所以弄得到處是賊。遍地是匪。出了無數強人。佔了許多山寨。那一班忠義之臣。自然為民除害。為國分憂。時時要領兵征剿。備極辛勞。那裡能片刻安枕。說起這三多鎮地方。雖是通京的大道。怎奈本鎮的舖戶不多。因此地方上。只有一位史巡檢。此人乃是個窮酸出身。生來一錢如命。而況做官的。又有个秘訣。第一要全地方上聯絡感情。譬如做買賣一般。那時營業自然發達。由這位史老爺到任之後。就打聽得陳瀛是本地一個出色人物。手中又廣有金錢。平日進項很大。党羽又多。若惱了他。反為不美。所以立定心意。不如索性全他。結識結識。落得弄些銀子。受用受用。將來任期一滿。橫豎各弄東西。管什麼百姓的。

利害。這一來不打緊。由此這陳瀛。又仗着史老爺的勢力。益發凶橫起來。往往遇着孤單客商。來此宿店。陳瀛便處處留神。正要估量來人的行李輕重。夜間就令伙計們動手。害死了。便將屍身埋住。後院子裡就算了賬。偏偏他這妻子閻氏。也是个萬惡的潑婦。人都稱他雌老虎。手下共有八个伙計。都是彪形大漢。就這數年以來。也不知被他陽了多少性命。話休煩絮。當時忠義俠柳春。因向左右鄰舍細細探聽一番。所有前後情形。都已清清楚楚。柳春心裡好生氣憤。暗想這樣害民的惡賊。留在世上何用。難得咱今日由此經過。不如乘此把這一對狗男女。一齊結果。好替百姓除害。宣不大妙。柳春此時想定主意。却好天色已晚。自己便揀了一家酒店。胡亂飽餐一頓。挨到天交初鼓。悄悄遠到魁元棧後身。脫去外面長衣。摺疊齊整。搭上肩頭。又把防身的一口鋼刀。執在手中。結束停當。這才施展飛行的本領。一躍身上了屋面。一路穿房越脊。來到後進。然後伏定身軀。細聽下面的動靜。可巧這裡就是劉銘的臥房。彼時柳春並不知道底細。一會功夫。就見那两个伙計。躡着腳步。輕輕由前面走來。並且各人手裡都有一口鋼刀。分明是要來殺人的模樣。柳春在黑暗裡看得清楚。當堂也不驚動。隨即身子一扭。再用两个足尖勾住屋簷。換了个珍珠倒捲簾的架式。把身子倒掛下來。離地只有二三尺高。更覺看得親切。果然一會功夫。就聽那两个賊人。說出几句江湖的黑話。要結果房裡的两个肥羊。又見他們一面低低說着。竟奔東首那个房間。此刻柳春曉得事情危急。自己那敢怠慢。這才身子一縮。落下平地。大踏步趕上前來。正是 狹路偏逢無義賊 旅居幸遇解危人 畢竟柳春幹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暴黨立殲羣寇

述履歷同訂知音

詩曰 滄海桑田千萬變 百駒瞬息幾何年 光陰一轉成虛幻 使盡奸謀亦枉然

話說柳春搶步進房。跟着那两个賊人背後。乘他們冷不提防。就此一刀一个。結果了性命。此時柳春因恐前面的賊黨。不曾找抹清楚。所以只向劉銘叮囑了几句。立刻飛奔前進。剛走到第二重腰門。就聽有几个賊人。說話的聲音。內中有一个說道。伙計們。怎麼他們两个。到此刻還不見出來。真是奇怪。莫非他們已在私下分了不成。柳春聽得清楚。連忙停住腳步。先由門縫裡向外一張。只見那說話的。身體魁偉。一臉的橫肉。又是滿頭的黃髮。二面坐着。

幾个大漢。个个都是凶惡形相。柳春看了一眼。就知那个黃頭髮的。定是捲毛虎陳瀛。這個當先。就聽那陳瀛又向眾伙計說道。現在那賊官彭朋。又遇着一個對頭星了。這件事你們可曾聽見麼。有个伙計回道。咱們倒不大清楚。究竟彭朋出了什麼公事。掌櫃的何妨說給咱們聽聽呢。那陳瀛又笑了一聲。這才低低的說道。你們可曉得嗎。在半月之前。河南劍峰山有位焦寨主。曾有一封信來。約我到他那裡。充當巡山的總頭目。據他信上說是彭朋的帥印。已被他盜來。不久還要招集天下綠林好漢。共起兵馬。殺上京都。替什麼龍門山殷寨主報仇。你們細想。到了他那裡。還不是豐衣足食。使不盡的金銀。享不盡的富貴。勝似在這裡開這分黑店。有什麼好處。因此咱已打定主意。只等外面的賬目收齊。早晚便要動身。不知你們諸位。可願全去麼。說至此。就聽几个伙計齊聲答道。願去。願去。有這等好事。咱們有什麼不肯。總要掌櫃的提拔提拔才好。柳春聽到這裡。才曉得這班人都是賊寇。心裡又轉念一想。咱常常聽人傳說。都道那彭朋彭大人。煞是一位好官。平日專替百姓除害。為國家分憂。想必全那些賊寇。結下冤仇。所以盜取他的印信。分明有心全他作對。可惜好一位清官。此刻失了印信。將來前程如何是好。這件事咱倒要去打聽打聽。不知這姓焦的。究竟是什麼人物。這劍峰山又在何處。待咱探聽清楚。必須要幫助他一番。方不愧行俠仗義的英雄。柳春此時一面想着。早已忍不住心頭火起。就此一閃身。轉出屏風。大踏步赶到前面。手起一刀。認定陳瀛的頂門就砍。可笑這惡賊正在說得高興。絲毫也不曾提防。那裡躲閃得及。也算他惡貫滿盈。今日該受這樣果報。只聽咯吱一聲。那顆血滴滴的人頭。早被柳春砍做兩半。旁邊几个伙計。一見勢頭不妙。个个轉身要逃。柳春不覺哈哈大笑。那裡肯輕輕放過。立刻又將手中鋼刀一擺。喝一聲。狗頭那裡走。看刀。這聲未了。就見那口鋼刀。一頓亂砍。但聽撲通撲通。几聲响。頃刻几个屍身。東倒西歪。一齊躺得滿地。柳春見這班賊人都已通全結果。隨又拿了燭台。走向後面。細細查看。那知才走進東首房間。就見床上躺着一個中年婦人。相貌十分惡。正在那裡呼呼的酣睡。柳春看了一眼。就知這婦人。定是那陳瀛的妻子。心裡不免又惊又喜。乘着他合不防備。趕上去就是一刀。可憐這萬惡的賊婦。平日何等凶頑。偏在這睡夢之中。轉眼間竟死于非命。那一道靈魂。早隨他丈夫。雙雙齊赴鬼門關報案去了。當下柳春又向各處照了一會。果然見那些賊人。並無別的党羽。這才轉身赶到後進。却好劉

銘夫妻已將劉福喚起。主僕三人正在這裡盼望信息。柳春便將適才的事向他們說知。唬得劉銘夫妻只是吐舌搖頭。又向柳春連連叩謝。深感他相救之恩。然後兩人卻說：「來歷姓名。此刻柳春方才明白。知道劉銘很有根基。劉銘也深信柳春不是等閑人物。因此兩下更覺投機。彼此十分羨慕。却好這天魁元棧並無別的住客。三人重行叙禮落坐。劉銘因歎道：「適才據柳兄所說。小弟未免觸動心思。只因先父在日曾與彭大人有莫逆之交。時時與小弟誇獎。說那彭大人怎樣愛國愛民。真不愧赤胆忠心的臣子。及至先嚴棄世。小弟也曾念及几次。欲想投奔彭大人。行營效力。藉此博取功名。想彭公顧念交情。定可收納錄用。後來小弟再三思慮。總覺自己已不諳武事。雖稍習詩文。粗知筆墨。諒來無甚大用。又加賤內几番攔阻。總以小弟宜不去為妙。因將此事暫行攔住。至今未曾提起。但小弟細想。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間。應該做一番出色惊人的事業。方不負堂堂七尺之軀。似這等庸庸碌碌。無其無聲。想來寔屬可恥。譬如小弟今日欲想投筆從戎。無奈光陰早逝。悔恨已遲。難得柳兄有這一身武藝。怎不力圖上進。將來幹功立業。封蔭妻子。光耀祖宗。正是無限鵬程。何等不妙。豈可因循歲月。虛費這寶貴光陰。那真是大大可惜了。倘蒙不棄。弟願與兄結為異姓手足。從此永訂芝蘭。共圖富貴。嗣後遇有患難。自當竭力相扶。誓不忘古人桃園之義。未知吾兄肯容納此意麼？」柳春此時聽了這番說項。真喜得心花都開。連忙起身答道：「劉兄的議論果然不差。小弟願從尊命。至于日後求取功名。難得劉兄有此機會。咱二人正好全行。乘此往彭大人行營一走。有何不可。若說劉兄不諳武事。可知彭大人也是文官出身。居然今日已掛帥印。並且立下許多功勞。足見居官一節。不必一定拘執。好在我弟兄文武各專一門。料彭大人自可量材使用。此事劉兄但放寬心是了。這句話劉銘却被他猛然提醒。不由的心中大喜。只因天氣已經不早。當下不敢怠慢。隨喚劉福收拾行李。急急開了後門。主僕四人就此動身。這裡眾賊人的屍首。隨後自有地方官備棺殮殮。少不得稟請上憲。緝獲凶手。這都是例行的公事。不必細叙。正是金石全堅成莫逆。芝蘭永訂結知音。畢竟兩人結拜。後來是否投奔彭公。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劉公子義識豪傑

柳俠士傾慕書生

詩曰

禍福無門惟自召

榮枯得失莫關心

須知天道無私曲

報應臨時更顯明

話說柳春見天色已經不早，連忙招呼劉銘夫妻，連連動身，又叫劉福挑了行李，好在有現成的驛車，主僕四人離了魁元棧，一路出了鎮口，趕上大路，直奔山東省城而來。沿途曉行夜宿，渴飲飢餐，但見那些荒村茅屋，野草閑花，看不盡郊外的景緻。劉公子因見柳春是個仗義英雄，所以一見如故，心裡更加敬服。柳春也因劉公子少年英俊，又是个名門後裔，學問淵深，以此心中益發契重。此時兩人一路說說談談，不覺格外投契，但他們所說的無非是文武兩途，一个是青年秀士祖傳的家學淵源，一个是蓋世英豪天生的俠肝義胆，所以兩下彼此討論，只把那些古往今來文人豪士種種事蹟，以及什麼忠臣烈士、孝子賢孫創造的一番事業，兩人只是議論不休。在柳春的意思，以為這次得到劉銘一個知己朋友，況他父親又是當代的名宦，與彭大人深有交情，日後兩下結成異姓手足，全去投奔彭公，如蒙收用，得在行營効力，正好文武各就一職，不但功名穩穩到手，並且互相扶助，全氣連枝，很可以幹一番事業。出來不過柳春心裡打算，自己左思右想，總怕劉銘是個懦弱書生，胆子未必過大，光景平日不慣听那些惊人的事件，更兼有他夫人尹氏在旁，若提起外間賊寇橫行，匪徒猖獗，這番情節，想那尹氏是个賢德女流，定然又要攔阻，斷不肯放公子動身。所以柳春立定章程，雖是一路閑談，自己却處處留心，只說那些表面文章，其餘平時一應傳聞，凡是彭公行營裡各事，什麼剿滅匪寇、拿捉強人種種情形，以及今日私听那些賊黨議論，彭公失落印信的話，一字也不曾提起。試問劉公子向來守分安命，勤習詩書，閑時又足不出戶，此刻既結識了柳春，心裡只預備將來結伴全行，共往大營，見了彭大帥，藉着父親的世誼，日後博得個衣錦榮歸，光耀宗祖，就算是心滿意足，請教這些事，却教他那裡知道？煩言少叙。當時兩人說說談談，不覺在路行了多日。這天已到陽谷縣東門，劉公子好生歡喜，便叫劉福幫全趕着車馬，先送尹氏回家料理，自己便全柳春下車，揀那潔淨茶垞休息了一會，又胡亂吃了些點心，再向街市上閑逛一遭，看看那些本地風景。直到明月東昇，夕陽西下，兩個人方才緩緩出城，一路來到劉家村。早有夫人尹氏已派几名庄丁在村外守候，劉銘因即招呼柳春兩人攜手入內，少不得重行叙禮，分賓主落坐。旁邊家丁獻茶已畢，劉銘又到後面吩咐廚役備酒接風，不多一會，左右早把晚宴擺齊。柳春自然坐了首席，劉公子便在主席相陪，兩人就此歡呼暢飲，自有一番快樂，不消細述。席間兩人各將心事重行表白了。

一番當晚直飲至更深方才散席。到了次日一早各人起身。用過早點。劉銘因同柳春說道：「前任三多鎮蒙吾兄仗義搭救，職滅匪徒，使小弟夫妻得以保全性命。至今感激不忘。但結義一層，雖蒙吾兄慨允，奈臨時行色匆匆，諸多不便，以致未及實行。乘今日正是黃道吉辰，時机難得，何不請吾兄開明履歷年歲，咱二人就此對天設誓，兩下結拜一場。日後也好共吐心腹，全取功名，誓不忘古人桃園之義。未知吾兄鈞意如何？」這番話柳春被他提醒，心裡自然高興起來，因即連聲答道：「既承雅愛，焉敢固辭。凡事小弟悉從尊命是了。」劉銘听了這話，真喜得心花都開了。忙令家丁擺好香案，安排了三牲祭禮。兩個人重行整了衣服。劉銘又叫左右取過筆硯，各人都把履歷年歲生日時辰，用黃紙寫好。另外又用大紅柬帖，每人單寫一張，兩下交換，等到各事停當，這才吩咐左右點了香燭。兩人双双跪倒，然後齊聲祝告道：「弟子柳春、劉銘，現因情投意合，自願結為異姓兄弟。從此患難相扶，禍福共享。不求全年全月，全日全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此後芝蘭永好，金石全堅。倘有二心，神明共殛，祝罷起身。」彼此對拜了四拜。柳春却比劉銘大一歲，兩人就此改了稱呼。劉銘又叫尹氏出來拜見過兄長。由此就算是一家人了。一番手續已完，旁邊家丁才把香案撤去。早又擺好一桌酒筵，兩人重行敘座。此時尹氏也就一齊入席。不必再避嫌疑。三人傳杯遞盞，慢慢的暢飲一回。此次却比前番格外親熱。直飲到二更以後，大家方才散席。這一天他們兩下結拜果然說不盡的快樂，真是猩猩惜猩猩，好漢愛好漢。連那些庄漢家丁人等，無不在暗中稱羨。再加劉銘平日又是寬厚待人，毫無一些刻薄之處，所以對他們眾人个个都給賞號。另有一番熱鬧。煩言少叙。當時散席以後，劉銘自然帶全妻子，退入後堂安歇。這裡柳春自有家丁劉福照料一切。伏侍他到書房安身。柳春因為多吃了兩杯酒，自己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不能合眼。又想起在魁元棧听那賊寇所說的一番話，曾記那個賊頭腦說是彭大人現在印信被人盜去，又說什麼河南劍峰山焦寨主有信前來約他去入夥。咱想這姓焦的大約是著名的賊首。光景彭大人的印信，准在他那裡無疑了。可惜這劍峰山不知是河南那一縣所管。這姓焦的又不知有多大的能為。咱雖听到這信，止可恨不能探听清楚。連日蒙劉兄弟殷勤相待，咱却慮他胆小，所以一句不曾向他說知。但刻下既有這等机緣，咱們何不乘此前去投奔，順便報告机密，作為進見之禮。豈不是一件現成的功勞。若再遲延，恐他將

來案子一破。那就未免懊悔嫌遲了。柳春想到這裡。不由的高興起來。正是
洞識時機稱俊傑
經營亂世逞奇才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舊功名巧措說辭

感義氣欣然就道

詩曰 富貴由來天註定 聖賢常視若浮雲 應知善惡昭彰報 守分安居樂太平

話說柳春打算了一會。不由的高興起來。正預備明日一早。就向劉銘說知。約他動身。自己忽又轉念想道。不可不。可。咱還是暫時且莫提起。不如來日先回家一走。且把俗事料理一番。再叮囑一班徒弟們。叫他們用心練習武藝。將來或可招呼他們。全到大營效力。也算一件快事。等待各事料理整齊。隨後再來選約劉賢弟。另換一句話說。那時止要含糊其辭。說得他相信。然後咱們一路閑談。再將此話說明不遲。豈不更覺妥當。此時柳春獨自計較多時。自己才算定了主意。勉強休息片刻。却好天色已明。連忙披衣下床。待用過早點。便叫劉福請了公子出來。表面只推說因有要事。不能不回家一走。大約至遲十朝半月。定來相約賢弟。全往河南。准備謁見彭公。另圖機會。劉銘怎知就裡。當時听他說得真真切切。自然不便強留。只得令妻子封了程儀。送給他路上使用。當日又備盛席款待。就此餞行。整整暢飲了半日。直到次日清晨。柳春方才作別起身。話休絮煩。此刻劉銘因全柳春結拜。彼此甚覺投契。自己又感他相救之恩。所以心裡益發契重。自從柳春動身之後。可憐這位劉公子。時時盼望。恨不能朝夕聚首。片刻不離才好。約莫等了半月之久。果然這天。柳春已由家中趕來。劉銘好不暢快。真个如獲至寶一般。這一歡喜。非全小可。當時兩人相見之下。少不得畧叙寒暄。又說了別後情形。自然比前番更覺親近。劉銘又叫妻子出來拜見。一面安排酒食款待。就此又忙碌了兩天。這日柳春一早起身。乘着閑談之際。因向劉銘說道。自與賢弟揖別以來。時刻眷念不忘。但愚兄此番到此。却非上次游逛可比。一來為的進府探望。二來有句話不能不向賢弟問明。曾記當日賢弟述及尊太爺在日。向與彭公有同寅之誼。以此賢弟欲去投奔。藉以博取功名。但現在已事隔多日。不卜賢弟可有此心意。處劉銘笑道。大哥即便不提小弟亦久有此心。止恨一時無緣拜謁。所以遲遲至今。未能如願。想吾兄述及此事。定有高明之見。何妨即向小弟說知。呢柳春答道。愚兄因有件現成的功勞。可作進見之礼。所